

践行清华文化点滴

○ 朱南康（1967届工化）

我是1961年考入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的，因“文革”原因，于1968年9月毕业分配后离京赴疆，在新疆和靖7971部队教革连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历经了一年半的军垦生涯，1971年3月进入核城404厂，在戈壁大漠度过了八个春秋。1979年4月，调入苏州医学院（2000年并入苏州大学）至今。七年的清华岁月，留下了永久的记忆；受清华文化的沐浴和熏陶，践行在我的五十多年的生涯中。

严谨的教风、学风和因材施教

在清华的一、二年级，我担任高等数学课代表。高等数学有胡老师讲大课，另有一名助教讲小课，辅导大课内容及做习题。胡老师严谨的教风留给我们深刻的印象。他每次讲课，总是从左上角的板书一

直演绎、推导至右下角，讲解深入浅出，推导严密、逻辑性强，像我这些专心致志听讲的学生，当堂就能听懂、消化所讲的内容。上小课就有助教辅导演题，记得还未上完一个学期，小课老师换成谭泽光老师担任，据说前任因考试未能通过被暂停执教，我才明白清华对教师的挑选是极严格的。谭老师那里我常去，记得他当时住在诚斋单身教师公寓，每次去他都在灯下认真备课，上课时就能信手拈来。听说他后来成了清华数学教研室的名师，还出版了多部专著。

1964年进入三年级时，系里通知各专业要遴选因材施教对象。我们120专业推荐并经系领导审核确定了陈宝山、罗金生和我三人入选，总支书记滕藤亲召谈话，大意是为了早出人才，出好人才，决定选

择我们三人作为因材施教对象，指定化工原理教研室主任蒋维君为指导老师。蒋老师随后带我们进入教师阅览室，推介各种杂志期刊，指定了几种外文杂志可供借阅参考，我们被允许自由出入教师阅览室，以查阅资料。

从1983年起至1998年，我在苏州医学院相



1968年9月27日离京赴疆，化七同学送别在北京火车站。前左起：杨长卿、冯玉明、朱南康、吴立风，后左起：谭大骏、那文津、童景铨



2007年，化七同学毕业40周年时相叙在苏州。左起钱福源、陈宝山、李炳华、朱南康

继担任放射医学系的副主任、主任和学院副院长。在任上，我努力贯彻钱三强院士要把放射医学办成白求恩医科大学加清华大学的理念，除要求教师应有严谨的教风和学风之外，还在三年级的学生中，遴选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学生为因材施教对象，组织副教授以上的教师，由他们每人指导若干名学生。同学受名师指点，又可参与老师所担负的科学研究课题，使同学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上有所提高。实践证明上述措施对培养高素质的人才确实发挥了作用。当年入围因材施教的同学毕业后在各自岗位上均取得了优异的业绩，有的入选了工程院院士，有的成为科研院所的主要领导，有的在国内一流企业担任CEO，相当一批在医院里成为业务骨干。

干事业要有永争第一的精神

我是1964年“七一”前夕入党的。入党前要系统地聆听党课，党课以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为主要参考教材，主讲老师宣讲主题明确、论据充分、

旁征博引，总能引得满堂喝彩。记得印象很深的是系总支副书记黄志冲老师的一句话，他说清华人要有“老子天下第一”的精神，这句话影响了我以后的职业生涯。

在核城404厂，当时承担了一项任务，要从Purex流程裂变废液中提取人工元素 ^{147}Pm ，该元素可制备发光粉。接受任务后首先是调研，但可参考的资料不多，几乎从零开始。凭着誓拿“争气素”的豪情，依靠科技团队的集体智慧，一切经过试验，从试验中确定最佳条件，排除了众多困难，终于顺利地提取了批量的 ^{147}Pm ，填补了我国生产人工核素 ^{147}Pm 的空白，相当一部分产品供给

了清华200号生产发光粉。

1994年，苏州医学院和地方合作兴办了辐射加工企业，至1996年，该企业严重亏损，为此领受了挽企业于既倒的重任。凭着锲而不舍的精神，抓住先机，以科技创新的精神排除困难，创造了国内多个第一：制定了国内第一个医疗器械辐射灭菌标准；在国内首家通过了欧盟认证，通过了美国FDA认可，使国内生产的医疗器械获得了进入欧美的通行证，辐射加工业务因而兴旺起来；国内第一家加入了国际辐射加工联合会（IIA）；建成了首个先进的 γ 辐照装置等。通过这些创新实践，使华东辐照成为国内辐射加工行业的著名企业。

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

毕业五十年的生涯中，我一直铭记着蒋南翔校长“至少健康地为祖国工作五十

年”的教诲。记得1961年的开学典礼上，马约翰先生讲话印象深刻，他讲到锻炼要循序渐进，持之以恒，讲到洗澡要冷热交替，有益健康，这些话语铭记在心。1961年正值我国三年经济困难的时期，学生的体质普遍较弱，我在高中时连1500米都跑不下来。进清华后，当时推行劳卫制竞赛，为了达到1500米的及格线，每周坚持2~3次跑步往返颐和园，经过这样的锻炼，顺利地通过了1500米测试。每天下午四点半后自觉地坚持锻炼，既使学习保持了充沛的精力，也练就了强健的体魄。

1968年9月至1970年3月的军垦生涯中，冬天要在零下40℃的严寒中昼夜给盐碱地浇水，特别是漫漫冬夜，经常发生水

渠决堤的情景，为排除险情、顺利浇灌就需要强健的体魄，幸好有了在清华打下的身体底子，顺利地应对了大自然的考验。1970年到1979年在核城404厂，经常带领车间员工科学锻炼，健康工作。我所在的车间员工只及大车间的四分之一，但是每次工厂组织的田径运动会上，我们总能以小搏大，获得分厂团体总分第一。

现在我们已进入老龄，经常保持联系的是手机上的“清华化七群”及“苏州清华老年群”等。在这些群里，我们保持密切联系，或聚会、或饮茶、或旅游、或唱歌，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心愿，践行校长勉励，健康快乐生活，传播正能量，为实现伟大祖国的中国梦发挥余热。

我们毕业后的经历

○ 管伟康 李季冬（1967届水利）

1968年8月，我们离开了学习和生活七年的清华园，到河北省石家庄地区革委会报到，很快就被签发到平山县农电局。当时的石家庄市，省会刚从保定迁到此地，只有一条宽一点的中山路。平山县城就更差了，没有一条像样的马路，雨天就是泥浆路了。记得当时农电局局长问我们是愿意留在县城里还是下去到电厂工作？我们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们是学水力发电的，到水力发电厂去。

第二天，局里派了一辆解放牌卡车，把我俩的行李一装，拉着我俩就走了。卡车开过尘土飞扬，一会儿，我们已是满身满脸尘土。从县城的平地到城外丘陵地再

到高山地，经过大半天，我们来到了离县城约一百余里的太行山深处的沕沕水电厂。这是一个六个人的小厂，4人值班，1人轮休，1人种菜做饭。我俩来了，其中二人就下山去了。我们开始过起几乎与外界隔绝的、世外桃源般的生活。

一台从日军手中缴获的约200瓩的德国冲击式水轮发电机组，两人一班，一天两班，上班看着电压表，电压低了，手动开大点水门，电压高了，相反关小点水门，每半时抄一次表。电厂与一个小村庄紧靠着，离公社所在地3公里，那里才有一供销社，可以买点东西。离卫生所有10公里山地。这里的生活自给自足，自己种